



社会特刊

SHEHUI TEKAN 2022年7月28日 星期四



商洛日报微信公众号

商洛日报客户端



7月25日,商州区杨峪河镇举办困难农户生产生活改善提升专项行动集中捐赠仪式,将干部职工、爱心企业对困难群众们的关爱落到实处。据了解,商洛全兴实业总公司、陕西玖德宝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商洛喜达实业有限公司等7家爱心企业负责人现场进行集体捐赠和个人捐赠,杨峪河镇党委、政府为参与捐赠的集体和个人颁发了捐赠证书。(本报记者 胡蝶 摄)

道不尽的情 唱不完的爱

——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道情戏代表性传承人刘浩智

周文英



商洛被誉为“戏剧之乡”,刘浩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洛道情戏代表性传承人,剧团同事早年送他雅号“道情王子”。陕西非遗评委许德宝认为,音乐是戏剧的灵魂,保剧种就是保音乐,商洛道情的国家级传承人评给刘浩智,缘于他对商洛戏曲的巨大贡献。刘老今年已经86岁了,身体还很硬朗,每天在家“上班”,他说国家补贴不能白拿,只要自己能动,就要为商洛道情的创作和研究多作贡献,尽量给后来的人多留些可供参考的资料。

缘定戏曲 情定音乐

1936年,刘浩智出生在商县(今商州区)刘湾一个书香之家。1949年,为了抢救民间文化,商洛地区文工团成立,招收了20个青年和8个学生娃,他是8个学生演员之一。演员必须先从基本功练起,然后才是因材施教,进团不久,他便饰演了第一个角色——《穷人恨》中的小寿娃。1954年,商洛地区文工团更名为商洛剧团。

十六岁时,刘浩智声带倒仓,秦腔唱不上去,加之爱好音乐,就跟着牛公民、刘书彦两位老师学习乐器。他起初见啥都爱,先后学过二胡、三弦、小提琴,有了音乐基础之后,又试着学习音乐理论和曲谱创作。1955年,刘浩智第一次为秦腔《烈火扬州》谱曲,反响不错,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刘浩智从小勤奋,肯吃苦,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的机会,在团里跟着老师学,有机会去省城就看戏学。求知不怕路远,那时去一趟西安不容易,来回翻山越岭300多里要走3天,到西安后就去找易俗社、三意社及省歌舞团的老师学习作曲理论,再买些作曲方面的书,边看边学。有些书自己看不懂,就带着家乡的特产去找专家,当面听他们讲解。

1956年,商洛剧团参加陕西省第一届戏曲会演,《夫妻观灯》《桑园配》《坐西楼》《回河南》4个小戏全部获奖。会演时,别的剧团都是用车拉布景道具,只有商洛剧团背着几个包袱来了,专家都不看好,结果4个小戏一演,轰动省城。吃

饭时,食堂的大师傅一看见商洛剧团的人,远远就喊:“商洛的来了,赶紧!”

刘浩智那年才20岁,学习音乐创作不久,是《桑园配》的作曲,演员是吴秀莲。《夫妻观灯》的作曲是辛庆善,演员是陈清林和王贞,后来又到北京演出。《坐西楼》的作曲是牛公民,《回河南》的作曲是李淑昌,他们都是老人手,这让刘浩智很受鼓舞。

进文工团之前,刘浩智没有看过皮影戏,因为家里离城近,城里的文工团只演大戏,主要唱秦腔和二黄。旧社会把秦腔叫“梆子腔”“梆子”,偏远的乡下才演皮影戏。

商洛剧团早期啥剧种都演,话剧、歌剧、秦腔、眉户遇到啥演啥,后来发现话剧、歌剧演不过省专业院团,秦腔演不过关中,时逢国家提倡要将文艺团体民族化、专业化、企业化,《一文钱》唱红以后,大家一致认为,商洛剧团要发展,必须有自己的专业特色,走自己的路,遂定下发展花鼓和道情两个剧种。

剧团托人从竹林关“戏窝子”请了几个老艺人来教唱,老艺人识字,也不懂曲谱,且每次唱的都不一样,不宜直接给学生教,只能先教刘浩智他们记成曲谱,他们再把曲谱唱给老艺人听,老艺人说可以了就定下来,最后才教给学生唱。

过去交通不便,连自行车都很少,一年演出200多场,大部分都在乡下,翻山越岭全靠一双脚,背着行李道具一般要走四五个小时。行路时,他们爱打听当地有没有老艺人,如果有就很高兴,趁演出空闲时间赶去拜访,拿个小本子,听人家唱,把谱子记下来,回来后根据这些谱子加工创作,然后用在新的剧目之中。

薪火相传 情深意长

1960年,剧团派刘浩智到西安音乐学院深造。他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极其用功,虽然学习时间不到半年,但专业水平提升很快。音乐创作和其他艺术门类一样,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大胆创新,他一边汲取老艺人的优点,一边大胆改革,并试着把歌剧、碗碗腔、秦腔的旋律板式融入道情。

“文革”期间商洛剧团解散,刘浩智被分配到商县文化馆,丹凤县委书记周述武听说安康剧团想把刘浩智挖走,就先下手把他抢到丹凤,组建丹凤剧团。

在丹凤剧团,刘浩智用道情移植了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为《山鹰》和《钟声响了》创作了道情乐曲,还用花鼓调谱写了《果乡风雷》《血刀记》。刘浩智印象最深的,是他创作的道情音乐《山鹰》,这个剧目的戏词也写得好,演出几十场后,丹凤的群众随便都能唱出剧中的一两段戏。

刘浩智热爱音乐创作和理论研究,作为剧团团长,自己

每天5点钟就起床看书学习,6点钟催学生起来练功。剧团8点上班,年轻娃睡得多,有意见不敢当面说,偷偷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半夜鸡叫”,每次听见他的脚步声,就有人喊:“赶紧起床,‘半夜鸡叫’来了!”

对学生既要言传,更要身教。刚招进来的学徒娃年龄小,贪玩、不爱学习,剧团每天晚上都唱戏看电影,这些娃离得近,不是看戏就是看电影。刘浩智想,人家父母把娃托付给自己,是盼着娃在他手里成材,如果没有把娃管教好,咋给他们的父母交待?所以,刘浩智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只有把这些娃都管成了,他才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刘浩智常对学生讲,演员要凭本事吃饭,这个本事不光是为剧团,更重要的是为个人。过去有句老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有些师傅留着活话舍不得教,他却盼着学生都有出息,都比他强,反正儿女都不在这一行,没啥可保留的。

当年,刘浩智的老师牛公民、刘书彦就是这样教他的。两个老师都是洛南人,牛公民是乐队队长,刘书彦是司鼓。刘书彦的家族被乡民称作“道情窝子”,父亲、祖父都是满肚子音乐,他会唱的曲子也特别多。他们都很大方,愿意把自己的看家本领传授给别人,刘浩智认为自己也应该像前辈一样。

20世纪80年代,刘浩智又调回商洛剧团。他的学生中,成就最大的是辛书善,现在是商洛花鼓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刘浩智肯教,辛书善爱学,刘浩智把自己收集、整理的学习资料让他抄录,推荐他去省乐团学习。如今提起刘浩智,八十高龄的辛书善一句一个“刘老师”,尊敬之情溢于言表。

其他优秀的学生,还有杨粉莲、周淑引、田朝霞、彭艳以及乐队的解文鹏、李万林、邓耀斌、岳振中等,后来都相继成为剧团的骨干和精英。田朝霞是商洛花鼓省级非遗传承人,获得过许多奖项,在《月亮光光》中饰演的女主角从青年演到老年,2018年还在中央电视台唱过一段呢。

商洛道情 商山明珠

道情原是道教音乐,即劝善人唱的。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关中艺人“白米虫”(绰号)把这种唱腔传到洛南,后与商洛民间音乐融合,形成了商洛道情。刘浩智小的时候,常见有劝善者拿着渔鼓、尖板,在街道边敲边唱,教大家积德行善,这可谓道情音乐的起源。

最初花鼓和道情是不分的。道情是搬上舞台后才发展起来的,旧社会人们口口相传,别人咋教就咋唱,个人没能力使其发展。商洛剧团1957年演《墙上记账》,牛公民最先把皮影戏搬上舞台,利用的就是道情音乐。

道情音乐起初用于皮影戏,板式不很严格,曲调简单。刘浩智汲取眉户的唱法,把道情音乐作了系统规范,如过门分成上下句,唱腔区要分板路,节奏讲究慢开口、半开口和紧开口,演唱的基本规则是吐字清晰,字正腔圆,先吐字、后曳腔等;板式有慢板、二八板、紧板、散板,大一点的场面有嘛韵,也叫嘛簧或帮腔,即合唱。一般是独唱四句后,大家跟着一声吆喝,把独唱表达不了的意蕴气氛用合唱渲染拔高。

一部戏不管演员多少、场面大小,剧种的区别关键在音乐,因为表演都是大同小异。提起商洛道情,很多人都知道《一文钱》,据说商洛剧团的手抄剧本就有40多本。

1958年,西北五省会演,《一文钱》引起轰动,西安电影制片厂来商洛剧团商洽,想把它拍成戏曲片。这是商洛戏曲第一次走向银幕,原来的音乐显得单调,需要水平较高的人进行改编。由于这个戏唱红之后天天演,刘浩智在乐队弹三弦,对音乐自然十分熟悉,领导就把改编电影音乐的重任交给了他。

戏曲电影《一文钱》上演后,在国内外引起了轰动,剧团领导对道情更加重视,专门委派刘浩智带领辛书善、杨喜梅、郭政彦等6人到省乐团学习,拜著名作曲家杨洁明先生为师。学成归来,刘浩智创作了器乐曲《商洛道情联奏》和《闹花灯》。省上组织青年演员会演,商洛剧团以道情戏《水泼大红袍》参



刘浩智给青年演员教唱商洛道情《红色娘子军》唱腔

演并获奖。歌剧《洪湖赤卫队》唱响不久,刘浩智用十几天时间就用道情音乐移植过来,在商洛演出近百场,盛况空前。

寒暑次第 初心不改

1980年,刘浩智从丹凤剧团调到商县剧团,3年后调回商洛剧团。这一时期,他用道情移植了川剧《易胆大》及碗碗腔《囊哉》。1990年,田井制编剧、刘浩智作曲、田朝霞主演的《农家媳妇》参加省上会演,一举夺得编剧、导演、演员、音乐、演出5项大奖,让商洛道情再次受到观众和专家学者的青睐。2008年,他用道情移植了经典名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反响同样热烈。

刘浩智至今共创作花鼓音乐25本,道情音乐12本。谁说只有年轻人才有压力?刘浩智坦言,前几年他创作《马前泼水》的乐曲时,吃饭走路都想着剧情与音乐如何配合,用慢板还是二八板等,经常晚上睡不着觉。

排演一部大戏成本很高,有时名演员、大导演还有乐队等都得花钱从外地请,一部戏动辄几百万元,而现在喜欢戏曲的又多是上了年纪的人群,票房收入远远跟不上投入,成了大部分剧种共同面临的难题。

刘浩智说:“作为商洛道情的传承人,我最忧心的是后继乏人,如果这一剧种在我手里失传,那自己就成了罪人。如果有人愿意学,我愿意免费教,但现在市场经济,年轻人要赚钱养家,学戏非常苦,挣钱又艰难,所以年轻人都没兴趣。商洛戏曲研究院是商洛花鼓和道情的传承单位,花鼓排演得多,排道情戏仅仅是出于非遗办的催促,因为几年不排戏就会取消资格。不过,演道情戏的成本相对较低,写音乐我不要一分钱,衣服是以前排练时穿过的,乐器剧团有现成的,省上也会给一定的资金支持,这也是排戏的动力。”

刘老继而又说:“现在商洛剧团团长李森爱唱戏,肯往前扑,这是好事。演员的关键是实践,新收的学员啥也不会,演得多了,慢慢就锻炼出来了。这就好比人担担子,开始让他担100斤可能担不了,但让他先担20斤,再给他加到40斤,锻炼锻炼,就能担起100斤的担子了。”

地方剧种的保护需要国家重视,上面重视了基层就会挖潜力。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全国搜集民间音乐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姚锦新和省上的邓恰如、雷达到商洛来采风,就让刘浩智至今津津乐道。

地方戏曲源于民间,刘浩智等人辗转各地,把收集到的民间音乐加工整理,并依此奠定了商洛花鼓和道情的艺术基础。

通过大量的创作、演出活动,刘浩智将道情音乐的表现力不断提高,将一方地域的地摊小戏打造成了独具艺术品格的知名剧种。



刘浩智指导商洛剧团乐队排练商洛道情《农家媳妇》



中国的梦



讲文明树新风

中国文精化神 中国国形表象

